源於奧運
李漢源

傳統電視Vs移動終端

傳統電視頻道，是把每一個電視節目或每一場體育賽事，根據他們的編排次序而定下時間，讓觀眾跟着電視台的時間表，限時限刻去收看；但時移世易，新一代的年輕觀眾已非是靠「電視撈飯」長大，而是由互聯網、社交媒體等平台陪同成長的新一代，屬於現今網絡的「原居民」。事實上在普羅大眾接觸了互聯網後，他們觀賞節目、體育賽事的方式就開始改變，不少人已經放棄電視、廣播等傳統作為接收資訊唯一渠道，尤其是這一代年輕人，當中尤以「Z世代」（指上世紀九十年代中、後期出生，與數碼網絡共同成長的一群）最為代表，他們由一出生開始便與「移動終端」（手機、平板電腦、手提電腦）密不可分，無論他們去到什麼地方，手機或電腦也在身旁，反觀現在被定義為「老一輩」的一群，他們從小接觸的就是電視廣播，因此在年輕人對着手機觀看節目、賽事、吸收資訊的同時，年長者就對着電視，觀看節目、賽事、吸收資訊。筆者曾經在歐洲出席一次研討會，席間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，當時一個家庭成員，4個人坐在長沙發一同觀看電視，因為是在同樣的地方吸收着同樣的資訊，自然易於分享，也更多交流；但目前很多家庭的4個家庭成員，很多都在自己的空間看着手機，就算一齊坐在廳中，也是各自拿着不同的「移動終端」，就看自己選擇的內容，縱使在同一空間，但因接收的資訊不一樣，很難分享，也不會彼此就接收到的資訊溝通。該次研討會的討論是：如何可以讓家庭成員再次坐回沙發上一同收看電視呢？我想這可能很困難了。

在美國及中國內地，傳統電視已經沒落或式微了一段日子，而香港電視人遲早也不得不面對，我們該如何去轉型、改革，去面對這個時代科技轉變？美國很多傳統電視頻道已經加入串流媒體平台，串流媒體優點比較多，自由度高，只要有網絡觀眾就可以隨時收睇；其次就是選擇多，如果同一時間有多場賽事，觀眾可以自己選擇收看自己喜歡的賽事，例如奧運會，觀眾不需要被安排收看指定賽事，可以自己選擇收看游泳、田徑、體操…… 無論什麼賽事都可以「百貨應百客」，正如世界盃，觀眾球迷甚至可以選擇猶如坐在龍門後面觀看的角度，實在吸引！

「串流媒體」平台是一個「小盒子」，他透過流動網絡連接指定伺服器（Server），再選擇自己喜歡的節目收睇，其實串流也有缺點，包括直播時會延遲40至50秒，另外亦因為透過網絡傳送，有時畫面質素並不理想，對比傳統電視大約延遲4至6秒，如果家中兩人一人在房間以串流收睇世界盃足球，另一人用電視收看，前者會在後者為入球歡呼大概幾十秒後才會看到入球一刻。

傳統電視的其他好處還有畫面質素高，屏幕夠大夠清，收看時更具現場感，這些都仍然是優勢。我們作為電視媒體製作人，始終（Content is king內容就是王），只要我們做好節目內容，包裝好每一個體育節目，我相信不愁沒有觀眾支持的。

方寸不亂
方芳

龍婷與交響樂結緣

在《中年好聲音》贏得「觀眾最愛好聲音 」的龍婷，剛卸下了戰袍，即與「香港青年愛樂樂團」合作舉辦了一場《星夢交響慈善音樂會》，乘餘勇，氣魄更壯。

摸索崎嶇音樂路的龍婷，與基層上殿堂的「香港青年愛樂樂團」，一場互相成就的音樂會，點點逆境自強的星光，穿透了文化中心舞台。在氣勢磅礴的交響樂伴奏下，龍婷所演繹的名曲，已然豁出了一份霸氣。

可能有人不太明白，在《中年好聲音》三甲不入的龍婷，為何剛完成比賽，就可以馬上搞個人演唱會，還得到交響樂團的青睞？聽「香港青年愛樂樂團」創團總監林啟暉說，年前他在手機裏看到龍婷「小龍女」街頭獻藝的視頻，她的歌聲徘徊在鄧麗君和王菲之間，得悉她從內地來港，既無錢財又無後台，從西洋菜街唱到尖東，經歷被禁又遇上疫情，她不認命，參加內地中央電視台星光大道的比賽，與全國高手多輪競技，最後贏得了總冠軍，她的逆境自強之路，給了樂團很大的震撼與啟迪。

林總監說，他們創辦樂團的初心，是為社會上處於劣勢的青年人，特別是夾心階層和基層的樂手，提供一個踏足舞台上游的機會，樂團成立十一年，這支被視為「非專業」的樂團，在指揮家呂曉一教授的帶領下，在歐洲多項音樂節連奪桂冠，公演了40多場，還兩度獲邀在國家大劇院音樂廳舉行專場演出。樂團與龍婷有着共同的特質，他們對音樂追求的初心不變，在無任何資源下接受千錘百煉，他們都有着奮發勵志的故事。因此，林總監認為，龍婷在她的發展起步階段，值得樂團去幫助和成全，所以，在這之前他們已經有了多次的合作基礎。

值得一提，是次《星夢交響慈善音樂會》的參演單位，還有「珠海市青少年交響樂團」，以音樂為媒，大灣區的文藝紐帶，經已飄然起舞。

書聲蘭語
廖書蘭

《文學世界回眸》序言

出版「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」68周年文集是我多年心願。

疫情3多年，使我得以安心留在書房，一遍遍閱讀筆會先後所辦的會刊：《文學世界》、《文學天地》、《文訊》，從中挑選了部分前人的大作鴻文，加上現今會員和名家作品，輯錄成為這一本書《文學世界回眸》。

筆會於1955年成立，當時香港處於一個特殊歷史的時空。南來的文人學者，既不願留在內地，也不想前往台灣，於是留在香港教書和筆耕，在「亞洲基金會」的支持下，於1955年3月26日假座界限街156號A友聯出版社召開成立大會。

筆會成立的關鍵人是燕雲女士（邱然），據說，後來她到意大利當了修女。第一屆會長傑克（黃天石），他擔任了十年的會長，這時亞洲基金會的贊助也到此為止，接手的是羅香林，也做了十年的會長，這20年可說人強馬壯，是筆會最輝煌的年代，我看見1960年《文學世界》徵稿啟事，稿酬30元至300元，而當時一本《文學世界》售價僅1元而已，其中必有令人玩味之處。

◆「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」會刊《文學世界》創刊號。作者供圖

我看到季刊偶有饒宗頤的詩詞與文章、羅香林、黃天石、劉以鬯、陳荊鴻、曾克耑、勞思光、陳蝶衣、李璜、王韶生、易君左等等的詩文及小說。翻閱這些近70年前早已泛黃脆化的刊物，像碎玻璃一樣的脆紙片紛紛落下，每翻閱一次，焦黃脆化的紙張邊角不斷跌落，讓我心痛不已。

從選文到打字，再到尋求出版社。我接觸過幾家出版社，初時，都很樂意出版，但看過稿件以後都推卻了，理由是文章內容雜亂。

筆會的作家與作品大都創作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後，當時的政治環境有別於現今，當年的作家所創作的作品已成歷史，具有研究近現代史的價值。

我可以妥協，但不會放棄。於是想起一個折衷的辦法，把一些文章和作者除下，換上名家作品，以符合藝術發展局資助的要求，例如要有多少字數、多少頁碼。

由於筆會老一輩的作家大多已去世，我需要——找到其後人同意此次的再版，有些老作家的後人，遍尋不獲，經某總編輯高人指點，囑我放棄收取版稅利潤。

因為書稿經多家出版社看過並給予編輯意見，因而改動頗多並修改幾次書名，且由筆會66周年文集改為68周年文集。本書經多次增修，感謝金耀基教授和朱鴻林教授不厭其煩改賜題籤、改寫書名，亦謝謝劉兆佳教授賜序，現任理事老冠祥博士、龐森先生、黃宇翔先生、毛嘉佳小姐的協助並給予編輯意見，得以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。

香港中國筆會成立於1955年，迄今已經68個年頭，當初我加入筆會是受朋友之邀，之後獲選為會長是一個意外賦予的責任。擔任了12年的會長出版了這一本文集，算是完成了歷史任務，並為青史留一份見證。

翠袖乾坤
連盈慧

新兒童帶來美好明天

都說香港出生率下降，可不知調查報告是否準確，七八年前晨運所見遛狗男女，其中喜愛寵物多於孩子的已婚人士肯定不少，可是打從上次生肖龍年過後，看到過路孩子已漸漸多起來了，近年晨早出門，三四歲和剛會走路的滿街都是，多年不見帶引3個小孩出行的場面也出現了。剛會走路的，男孩女孩都有，女孩打扮都由父母花過心思，可見重男輕女觀念已經落伍。

而且那些孩子還是他們母親戴着口罩時出生的，試想這三四年出生率怎會下降？就算醉心事業不想生育的女士，看到今日那一代孩子的伶俐天真，相信也會改變主意，為社會增強未來人力正能量，投入育嬰大計吧。

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，創建未來陽光新世界，便知今日孩子擔任的角色如何重要，所以抱有這個樂觀看法，完全來自觀察今日千禧後出生孩子得來的信心，這新一代的孩子堅強多了，就以嬰兒來說，上世紀嬰兒出生3天後才開眼，現在一出生便眼仔睩睩了，初學走路也絕不會「屁顛屁顛」到兩三歲，站穩後便無須大人拉着小手行走，而且步履是那麼踏實；滿4歲已大模廝樣像個小大人，有些甚至還走出自己風格；上落樓梯，不會是上世紀同齡孩子般雙腳放好在第一級後再落下一級，而是逐級自如上落，公園中小人兒上滑梯，哪怕梯級高近小膝，也能輕輕鬆鬆踏上，換言之，體能一代勝過一代。

智力呢，看抖音中Teenage的各項本領表現已教人拍案叫絕，藝能方面不說，大家留意到全球那些十三四歲跨年級的大學生，便知今後一定愈來愈多， 而那些天才，一定不少正孕育在今日孩子群中，只要世界和平，孩子們都能無災無難健康成長，明天一定會更好。

忽然想起本文見報日恰逢兒童節，正好默祝家長們日後都能享受兒女成才的喜悅。

◆陽光陰柔的孩子都那麼可愛。作者供圖

百家廊

陸寒冰

最美的花

一直以為，花是世間最含情的女子，而女子亦如花。很多女子，在生活和工作中，將自己綻放成了最美麗的花。我也是其中絢麗的一朵。

我是一名幫扶幹部，開展幫扶工作的村，條件不算差，有水有田。只是群眾腦瓜子不活絡，種養殖業單調。我到村子開展幫扶工作後，在國家好政策的幫助下，帶領大家種優質玉米，並套種優質黃豆、黑豆等，提高畝產量；種優質水稻、優質青椒、優質冬瓜等等；魚塘裏養魚，魚塘上養豬，搞立體養殖……功夫不負有心人，我帶領群眾種出的糧食蔬菜，魚羊豬牛，「顏值」高，賣相好，賣出了好價錢，大家的腰包也鼓了起來。破舊瓦房倒下來了，小洋樓像雨後春筍似的拔地而起，群眾臉上都洋溢着笑容，笑開了花。

就在大夥兒興高采烈的時候，我發現了不和諧的音符。

那天我和阿慶嫂在聊天。有一名面生的小媳婦走過我們身邊，先是羨慕地偷偷盯着我們聊天，被我們察覺到了，就從鼻子裏哼了一聲，扭着屁股走了。阿慶嫂告訴我，這是村裏新嫁過來的媳婦，廣東人，漢族。「大漢族看不起咱壯族。」阿慶嫂嘆了口氣。我想想不對呀，即使人家是大漢族，廣東人熱情好客，決不會看不起別人。果然，我一了解，原來是語言烏龍造成的誤解。

小媳婦熱情好客，嫁過來不久就大擺長桌，招呼村裏的媳婦去她家吃喝。那天，她做了水餃作點心，一高興，就飆了她的「母語」——粵語（也叫白話）說：「吃水餃。」粵語說的吃水餃，壯語聽起來就像是說「去睡覺」。很不巧，村裏大多數媳婦的「母語」都是壯語，一聽就不舒服，覺得還沒吃盡興，就被趕回去睡覺了。恰在這時，有個婦女說新民話，新民話聽起來也像粵語，小媳婦一聽就兩眼放光，高興地用粵語問：「你在說白話？」你在說白話，壯語聽起來就像是：「你在說癲話？」說人家說癲話，那是極其不尊重人。好好的，誰願意被說自己是個癲瘋之人，在說癲話呢？說新民話的那個婦女當即就不高興了，眼睛瞪得銅鈴般大：「你說啥呢？誰在說癲話呢……」場面一度失控。

其實，說真的，粵語和壯語，壯語和新民話，還有瑤語等等，音調、意思大相逕庭，大家交流起來就像雞同鴨講，時間一久誤會愈來愈大。

這不利於團結。

既然是語言障礙，我就對症下藥：在村裏普及普通話。因為我了解到，村裏最低學歷是小學畢業，而普通話是國語，人人都會說，交流起來方便快捷。「這下，肯定行！」我在心裏默默地想。

我過於樂觀了。

村裏媳婦說壯話慣了，突然讓她們時刻操普通話，舉步維艱，她們覺得太難為情了。那天，我訓練阿慶嫂說普通話，她先是漲紅了臉，嘴巴開合了幾次，結果硬是發不出音來！我恨鐵不成鋼，立下規矩：以後統統不能說壯話，特別是見到我和廣東等外地嫁過來的小媳婦，必須說普通話。不說普通話，一切免談！

經過磕磕碰碰，村裏說普通話成了習慣，廣東嫁來的小媳婦也很快融入當地。

村裏土地肥沃，風景秀麗，還盛產各種天然綠色的農產品。那名廣東嫁來的小媳婦年輕，腦瓜子活絡，她自己在淘寶上開有店舖，將自己家的土貨在網上賣得挺火。轉眼間到了2018年。這一年，正是網絡短視頻紅火的時候，平時「機不離手」的小媳婦通過拍攝短視頻的形式讓自家的淘寶店舖更有特點，擴大了店舖產品曝光度。小媳婦拍攝的鏡頭畫面裏，蔥鬱的山林，潺潺的溪水，神秘的岩洞等樸素的自然風光顯得靜謐安詳；小媳婦在村裏烹飪當地特色食品的場景則顯得十分靈動；她兩個可愛的小千金，也不時客串「出鏡」，增加了許多趣味……美麗、原始、天然的鄉村生活圖景吸引了大量網友觀看。

小媳婦會玩抖音、視頻號，還會直播帶貨啥的，我知道這個資訊後，就找到小媳婦，讓她做個領頭羊，帶領全村婦女在網上賣貨，大家共同致富奔小康。

小媳婦一聽立刻點頭答應。其實和大夥兒打成一片後，她也想幫助大家，因為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」。說幹就幹，她幫大家在抖音、視頻號等新媒體平台免費直播帶貨，將村裏的綠色生態土貨花生、山藥、黃豆等銷往全國各地，村裏再也不愁生產的土貨「養在深閨人未識」。

一次到村裏收農貨，小媳婦見到了傳說中的科哥。科哥只有一隻手，卻「一條胳膊養活一家人」。小媳婦很感動，想方設法幫助他賣掉糧食。通過小媳婦的直播帶貨，科哥有了收入。他每天收了豆角番茄就拿過來送給小媳婦，自己卻捨不得吃。這讓小媳婦很感慨，覺得辛苦也有了更多的價值：自家小小的店，成了村裏人生活的希望。

目前小媳婦已幫老鄉們銷售出去山核桃、玉米麵、蜂蜜、花生等10萬多斤，土雞蛋2,000多斤。大家的腰包更鼓了。

村裏經濟上了台階，文明也上了一層樓。現在在我幫扶過的村、壯漢瑤等各族人民一家親，其樂融融。

看着大夥兒開心的笑臉、忙碌的身影，我不禁想起了那句充滿哲理的話：勞動，創造了美。是啊，沒有辛勤的勞動，哪裏會有這滿目的多彩多姿呢？當然，團結也創造了奇跡，沒有團結，怎麼能更上層樓呢？看着想着，我的笑臉也綻放成了一朵花。對了，我是民族團結之花，是最美的花。

獨家風景
呂書練

還擊是正義

國泰空姐涉嫌「歧視非英語乘客」（尤其是內地乘客）的言論遭人揭發後，媒體廣泛報道，更在網上引起熱議和爭論。在政治化的環境下，這是可預見的現象。

國泰管理層已即時回應並道歉，同時解僱了3名涉事空姐，為其工作態度和言論不當造成醜聞降溫，這也是很多知名公司維護其形象和商業利益的慣常做法。

據說，該錄音言論是由一位坐在附近的乘客在網上發布的，這位能說流利粵語、普通話和英語的乘客在現場目擊空姐之前對待乘客的不友善態度，又偶爾聽到她們背後議論，看不過眼而悄悄錄音。

內地網民為同胞受委屈出聲批評，乃至譴責是合情合理的人性使然，任何正常人都會批評空姐的幼稚。但有一些所謂「海外香港人」一如既往，以「錄音是偷拍的私下言論」為由說項，這本屬「評論自由」範疇，但要注意的是，他們往往只是借事件做文章，故意激發兩地矛盾。

我願意從善良的角度去理解空姐言論，或許是受環境影響或長期洗腦下的習慣性思維，受點懲罰當作教訓，若能真誠反省，重新出發大把機會。如果冥頑不靈，那就自便了。

不過，不僅僅是內地人，包括香港人在內的中國人都值得關注。隨着國力增強，加上中國人多又勤奮聰明，引起習慣了優越感的西方人乃至部分居外華人感到驚訝、威脅已非今日之事。正面思維者會看到別人的優點和長處，學習之和合作之，以提高自己的競爭力。但社會總有一些人或妒忌或心理不平衡，喜歡散播負面思想，以挑起仇恨為樂事。社會決不能姑息之，尤其政府，除了批評，相關部門還應從教育和宣傳着手。

人們大概還記得2016年春節的「旺角黑夜」吧？因為當時的政府和社會對2014年「非法佔中者」尤其發起者的寬容，為這場暴動搞手「壯了膽」，隨街拾起磚頭扔向警察，地磚被起、路牌倒塌，遍地玻璃碎……帶頭的「正義本土人」黃台仰翌日居然在電台說：「擲磚頭不是十分激烈的動作。」更聲稱「不介意被標籤為暴徒」。他後來雖逃之夭夭，另一位帶頭者梁天琦也受到入獄懲罰，但當時社會卻有不少言論轉移視線，美化暴行。結果，2019年「黑暴」升級擴大至全港範圍，一位七旬長者被暴徒扔磚頭打死，另一位被他們光天化日之下燒傷……

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人，你無法阻止他們低能的歧視言行，但你要反駁和還擊，這是正當防衛，是體現普世價值的正義，無論在國家外交層面，還是日常生活中。

琴台客聚
伍呆呆

「擺爛」也是一種活法

今年是兔年，女兒在澳洲領養了一隻很可愛的小兔子。

女兒一高興就發幾張小兔子的照片給我看，照片裏的小兔子大多數都是在吃飽喝足後舒舒服服地躺在窩裏睡覺，我因此學會了一個新詞：「擺爛」。當然，這個詞的「新」只是針對我個人而言。

前幾日回深圳，路過龍華時看到曾經的三和人才市場，與深圳的舊友談到一些舊事，又想起「擺爛」。

數年之前還沒有「擺爛」這個詞，那時候在三和人才市場有一群被稱為「三和大神」的年輕人，他們沒有固定的工作，住在10元店，或者黑網吧，甚至是露天席地而臥，吃4元一碗的麵，喝2元一瓶的水，抽0.5元一支的散裝煙，沒錢用了就去做一天零工，做一天就休息3天或者更久，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混吃等死，享受當下，把每一天都當作末日來過。

在很長一段時間裏，「三和大神」成了中國社會底層頹廢的代表，他們混吃等死的生存狀態成了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。

記者去採訪的過程中，有文化程度較高的讀過哲學的「大神」和記者聊天，他說到那個著名的小故事：富翁在海邊散步，看見一個漁夫悠閒地躺在沙灘上曬太陽。富翁問：「你為什麼不出海多打幾船魚呢？」漁夫懶懶地反問：「我為什麼要多打幾船魚呢？」富翁說：「你每天多打魚，多拿些到市場上去賣，你就能掙更多的錢啊。」漁夫問：「我掙更多的錢幹什麼呢？」富翁說：「你掙很多的錢就可以在海邊蓋間大屋子，然後躺在沙灘上曬太陽啊。」漁夫說：「可我現在不正在沙灘上曬太陽嗎？」

那位「大神」或許認為自己和其他的「大神」就是故事裏的漁夫。

在三和做「大神」的，各式各樣的人都有，創業失敗的、欠債無法還清的、沒有父母陪伴成長起來的留守兒童、有文化的、沒文化的……他們選擇成為「三和大神」共同的目的，大概就是因為在那裏要求沒有那麼高，他們可以過得無拘無束、毫無壓力，可以肆無忌憚地「擺爛」。他們的生存狀態並不是不能改變，而是大多數的人都選擇了不改變，選擇了做曬太陽的漁夫，選擇了「擺爛」。

我又重新讀了一遍余華的《活着》。故事裏的主人公福貴年輕時品行放蕩墮落，後來受人所騙，從大地主淪為窮人，父親因此去世，他決心重新做人，不惜放下臉面，租地當農民，卻又在母親生病時被國民黨抓了去做壯丁。

福貴在戰爭中僥倖活了下來，回到家，母親已離世，女兒也因為高燒成了聾啞人。在土地改革、人民公社、大煉鋼鐵、3年饑荒、文化大革命期間，福貴又經歷了和親人的生離死別，兒子被不負責任的醫生抽血過量而死，女兒因為產後大出血死去，妻子也隨之而去，最後，女婿和外孫都因為意外相繼死去。孑然一身的福貴買了一頭要被宰殺的老牛與自己為伴，繼續艱難地活着。

《活着》把福貴的苦難寫到了極致。現實中，「三和大神」們的「擺爛」日子似乎是在新冠疫情開始的時候結束的，抑或是以另一種形式重新開始了。三和人才市場消失了，但曾經的「三和大神」們還在。

余華說，人是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，而不是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情所活着。「擺爛」，也是一種活法。